

意识飘忽下的真实 ——《无人伴随我》的叙事技巧*

王梅

(四川外语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 戈迪默在《无人伴随我》中采用了大量的包括自由联想、自由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内的叙事技巧展现人物在动荡的社会里所表现出的复杂而特殊的性格。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将它们大量的交错并置。在所有形式的引语中,自由直接引语是叙述干预最轻、叙述距离最近的一种形式。它不受叙述语境的影响,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原话的特征,使作者能自由地表现人物话语的内涵、风格和语气。

[关键词] 《无人伴随我》;意识流;自由联想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3-0131-04

一、引言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是当代南非最伟大的英语作家,是南非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戈迪默作为白人生活在白人统治下的南非,其处境优于一般黑人,却能抛弃白人惯有的优越感和统治心态而去正视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的黑暗现实,深刻地描写了少数白人统治者推行的种族隔离制度给黑人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由此也对白人自身造成的各种危害,她以其博大的胸怀、高尚的同情心、敏锐的洞察力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而赢得了“新南非之母”的称号,并于199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南非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人们的生存状况贯穿于她的创作,是其永恒不变的主题。

《无人伴随我》发表于1994年,是戈迪默继《我儿子的故事》之后的又一经典力作。小说的情节围绕女主人翁维拉·斯塔克展开,描述了白人斯塔克夫妇一家和他们的黑人朋友迪迪穆斯·马库马一家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行将灭亡、白人统治即将结束这一历史过渡时期的命运,以及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里人物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如劳伦斯所说,“一切创造性艺术必须发端于特殊的土壤并散发出地方精神的火花。”^[1]作者笔下的人物也都带上了南非这一特定时期的烙印。在这新旧体制的更替过程中,种族隔离所确立的价值体系在崩溃,种族隔离、传统的家庭构成、价值取向等

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小说中人物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是这一急剧变动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

二、自由联想

戈迪默在塑造主人公维拉,反映其内心世界时,采用的主要技巧是自由联想。自由联想是意识流技巧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意识流,确切地说是一个心理术语,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合。在现代英美小说中,意识流被用来表现西方人的复杂心态与悲观情绪,通过揭示那个痛苦的“自我”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2]。自由联想“并非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恰恰相反,它往往受到某种客观对应物的刺激和影响。此外,它与人物的个人经历和心理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3](p190)}

戈迪默曾说,普鲁斯特对她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作家对她的影响,而很多评论家认为,除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技巧,她还受到社会现实主义的影响^{[4](p.571)}。正是南非特色的社会现实,给作者娴熟的运用自由联想这一技巧提供了理想场所。自由联想展示下的人物,内心思绪飘忽不定,自我扭曲变形,从而以艺术的形式折射出南非动荡而混乱的现实。

* [收稿日期] 2008-04-06

[作者简介] 王梅(1975-),重庆双桥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四川外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维拉是一名资深的白人律师,她同情黑人,支持他们的解放运动,她的工作就是通过法律的手段为黑人们争取土地和生存权利。在种族隔离期间,她冒着被逮捕的危险藏匿过黑人解放运动的骨干迪迪穆斯,帮助他递送过信件。在黑人解放运动获胜、新政府即将成立的时期,她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国家宪法问题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她所有的能力“合在一起便使她成为一名从主任到话务员都要来求助并求得定论的同事”^{[51](p10)}。她在政治上十分敏锐,并且坚持公正的立场和原则,是深受他人尊重的律师。

维拉正直、受人尊重,但在个人生活方面,她却是个放荡的女人。在她第一个丈夫出去打仗期间,在山区度假时被英俊潇洒的贝内特引诱,并开始与其做爱。她的丈夫征战回家后,她便与他离婚。离婚后,维拉保留了前任丈夫的房屋。但在与她第一个丈夫最后一次在深夜会面时,她又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欲,与他做爱,结果她与第二个丈夫贝内特正式结婚时,腹中怀的却是第一个丈夫的孩子。在维拉四十多岁的时候,她再次受情欲的驱使,被另一个比她小了十五岁的奥托吸引,背着贝内特与奥托在奥尔维尔·伍德一二〇一室偷情长达数年。她的放荡最终使其女儿阿尼克成为女同性恋者。最终,维拉与贝内特的婚姻以失败告终,贝内特去了伦敦,她却和另一黑人住在一起,过着无性的生活。

维拉的生活经历构成了她的意识流动的诱因,成了她自由联想的基本内容。维拉的自由联想“并非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过去的经历时常在“某种客观对应物的刺激和影响”下,浮现在维拉的思想里^{[31](p190)}。尽管维拉的自由联想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维拉自由联想里最常出现的关键内容却是:山区、性、做爱、一二〇一室以及存在。维拉往往睹物生情,有感即发,头脑中的思绪时常被外部客观事物的突然出现而替代。她任何的所见所闻都可能激发新的思绪与浮想。一般来说,联想的事物同外部客观事物之间往往具有类似或相反的特征,或具有某种感情上和个人经历上的联系。维拉放荡的生活以及她在暴力横行的现实中对存在的思考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笼罩着她的整个意识领域,并且一直支配着她的自由联想。

维拉的黑人同事奥帕通过努力找到了一间住房,很凑巧那正是维拉多年前和她的情人奥托·阿

巴尔贝纳尔秘密偷情的地方。当维拉和其他的同事一起去为奥帕道贺时,维拉的思绪异常活跃,浮想联翩:

一二 一。那扇门正在开启锁着的情感……过去的性期待。仿佛过去坐在窗前那张写字台前的那个人,会站起来把她紧紧地搂住;……他曾引发的那种欲望复苏,仿佛他会到那里去,会在那里。在这间卧室里,一位新来的、贫穷的年轻房客这时正在铺床。

维拉看见奥帕在铺床,受到感官刺激的她不由得浮想联翩,过去她和奥托偷情的愉悦又浮现出来。维拉很自然地由床联想到了偷情时的种种情形,包括每一个让她难忘的细节。维拉的这一自由联想看似来得突兀,但却是在情理之中。看到床,就自然地想到了偷情,再顺利地滑入对性的回忆与遐想中,最后又由床把她带回到现实中,从而完成了一次自由联想。在另一场合中,维拉的另一黑人同事泽夫·拉皮尤拉纳以友好的方式触摸了维拉,从而又激发了维拉的一大段性的自由联想。她把那种行为与性联系在一起思考,泽夫·拉皮尤拉纳的手势想象为是“另外一种手势的重复”。于是她想到了奥托的手,他的爱抚等等如连珠炮似的从她的记忆里跳出来,想到了做爱,想到了一二〇一室。

透过维拉的自由联想我们不难看出,她潜意识中活跃的性意识正反映出她的放荡本性。性似乎就是她生命的原动力,也是她真正的追求之一。在她的潜意识里,过去的性生活经历时常跳跃在她的思绪中。在她对过去经历的缅怀中,读者被置于维拉的生命之流里,自由地穿梭于维拉的过去和现在,感受着曾经的维拉,现在的维拉。维拉的放荡,正体现了她对传统的家庭和夫妻关系的价值观念的抛弃,表征了在南非新旧社会的急剧更替中,伦理、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衰败,同时也预示了新型的观念和关系的出现。而维拉正是从性的角度去探索寻找那“全新的关系和观念”^{[41](p574-576)}。

在她的联想关键词中,还有另一对重要的词语:孤独与存在。在南非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候,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更为剧烈,整个南非社会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与绝望之中,朋友之间乃至夫妻之间都不能相互理解,各自守护着内心的秘密。“把自我的负担放到心爱的人身上而感到快乐,结果发现这种负担是无法递交的。在任何地址心爱的人都是未知的,一个自我,不想一张床,是无法分享的,而且也是无法抛弃的”。现实在维拉

的潜意识里投下阴影,使维拉不时对孤独自我和存在的方式及意义作严肃的拷问。“每个人的结局都是朝着自我独自行走”,这句话对维拉的拷问做了最好的回答。

维拉的自由联想与布鲁姆在《尤利西斯》中的自由联想相比,具有强烈的逻辑性,语言规范。这一特征正好与维拉的律师身份和她所受教育程度相符,体现出维拉作为律师所拥有的逻辑严密性和她受过的美好教育。毫无疑问,自由联想不仅体现了维拉意识的自然性和真实性,而且也增强了该作品的可信度,并对深刻揭示维拉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现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

作者采用的另一叙述技巧则是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将它们大量的交错并置。在所有形式的引语中,自由直接引语是叙述干预最轻、叙述距离最近的一种形式。它不受叙述语境的影响,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原话的特征,使作者能自由地表现人物话语的内涵、风格和语气。“……自由直接引语使读者能在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接触人物的‘原话’^{[6](p299)}。而在自由间接引语中,叙述者常常仅对原话的人称和事态进行变动,保留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体现人物主体意识的多种语言成分。因而,这一表达形式能与叙述语境自然地交织融合在一起,同时具有生动性和较强的表现力。“在转述人物的对话时,如果完全采用自由间接引语,则可使它在这方面的优势表现得更为明显。^{[6](p315)}正是这两种引语的特征赋予了作者更多的自由与空间来灵活展现人物的内心。

通过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的交替并置,作者在展现人物内心时,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人物内心想法的逼真性,另一方面,又可以根据语境的需要对原话作适当的改变,使其与叙述语更自然的融合,而不破坏叙述的流畅。与此同时,叙述者可以自由的通过这两种引语进行叙事视角切换,能随时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叙事视角。

小说刚开始,作者就以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交替的方式把我们带入维拉的内心,让我们窥视到了维拉的内心想法:

这张照片背面写的内容并不是她想传达的真正信息,真正的信息是绕着陌生人的那张脸、用钢笔画出的那个圆圈:这就是我的情人,我爱上了他,我与站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一起睡觉;你瞧,我对

你一直很坦诚。

通过自由直接引语,叙述视角由作者全知视角滑入人物内视角,维拉的内心想法便极其自然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没有丝毫的突兀感。读者便在不知不觉中进入维拉的内心,了解到维拉最真实的内心活动。在这里,叙述者先是站在全知的高度进行叙述,然后通过自由直接引语自然的进入到维拉的内心,把维拉的想法原原本本的展示出来。在这自然的视角转换中,叙述得以顺畅的进行下去,读者在从叙述者所处的外部世界进入小说人物世界时,感觉不到任何的突然。

由于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特征,使得它们可以和叙述者的叙述语自然流畅的融合在小说里,读者能随着叙述者叙述视角的转换而自由出入人物的内心世界,频繁的穿梭于三个世界——作者所处的现实世界、小说人物所处的文本世界以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这也凸现了维拉思维意识的跳跃性。现实的存在物和其他人的谈话随时都可能打断维拉的思绪,从而使她做出联想和回忆,以及对现实与存在作一系列的思考。这也正是南非社会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在维拉思想意识里的反映。

在直接引语中,作者摒弃了传统的引号而代之以破折号。在戈迪默看来,双引号给人的感觉就是“把人物实际所说的与小说框架分离了”,而破折号的好处就在于“破折号更快捷,更深刻恰当”。在她看来,在说话人说话和听者做出反应之间有一个“停顿”,“破折号这一视觉象征比引号更能表现这一停顿^{[7](p209)}。

破折号除了标志人物对话以外,它在小说中还起到了阐释说明的作用。在需要解释说明的地方,戈迪默直接采用破折号引入评论语或是解释性的语句。破折号的大量使用,使得叙事者的评述语、叙述语和人物的内心想法混在一起,在形式上使得读者无法区分出哪些是人物的谈话,哪些是人物的内心独白,哪些是叙述者的评述,必须要做细致的分析。这使得读者很“迷惑”,他们往往需要“倒回去重读一两行”才能明白^{[7](p209)}。正因为此,读者在阅读时才不得不努力在这三个交替并置的世界中,做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从而加深了对作品现实意义的理解。

四、结语

通过《无人伴随我》,戈迪默“解构了种族隔离时期的社会运作叙事,包括土地的、谱系的、家庭

的和社会性别的叙事。她解构的方法就是把转型中的南非塑造为一个以谈判、种族的融合和旧秩序的颠覆为特征的摇摆不定的地点和时期。^[8]同时,戈迪默又认为,对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的新的社会叙事应进行书写。维拉则是这一“新叙事的书写者”。戈迪默采用了大量的叙事技巧,尤其是意识流、各种引语的交替使用以及叙述视角的频繁转换等,以反映维拉真实的内心来折射现实中的南非社会,从人物的真实感触中揭示了在此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处境和精神状态。“真实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往昔岁月和我们的爱憎所留下的东西。”^[9]维拉的复杂真实的内心如实展现的恰好是对南非社会的真实写照,透过维拉的内心,读者了解到了更为直观真实的南非。

[参考文献]

- [1] Lawrence, D. H. Phoenix, [M]. London, 1961. 334.
 [2] 李维屏. 英美意识流小说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15.
 [3] 李维屏.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 [M]. 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 2000.

- [4] Bazin, Nancy Topping. An Interview with Nadine Gordimer [A].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95, (4): 571.
 [5] 纳丁·戈迪默. 无人伴随我 [M]. 金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6. (此后小说原文均出自该作品,不再标明出处)
 [6]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三版)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 CA. An interview with Nadine Gordimer [A]. In Hal May & James G. Lesniak (eds). Contemporary Authors New Revision Series [C]. Gale Research Inc, 1990, vol. 28.
 [8] Bagchi Williamson, Nivedita. "Reinscribing genres and representing South African realities in Nadine Gordimer's later novels (1979 - 1994)." Ph. D. Dissertation Boston university, 1999, 264.
 [9] 弗吉尼亚·伍尔夫. 论小说与小说家 [M]. 瞿世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78.

(责任编辑:杨睿)

Reality under the Drifting of Consciousness

——the Narration Technique of "None to Accompany Me"

WANG Mei

(School of Applic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Gordimer has employed narrative techniques like free association, free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in None to accompany me to reflect the complex inner world of fiction characters in complicated social surroundings

Keywords: "None to Accompany M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free imagination